

中文引用格式:佟瑞鹏,胡向阳,尹雪晨,等. 风险动物园(V):基于文化认同的风险隐喻理论与实践与启示[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24, 34(4):10-16.

英文引用格式:TONG Ruipeng, HU Xiangyang, YIN Xuechen, et al. Risk zoo (V):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ory of risk metaphors based on cultural identity [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 2024, 34(4):10-16.

风险动物园(V):基于文化认同的风险隐喻理论 实践与启示*

佟瑞鹏 教授,胡向阳,尹雪晨,杨昂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中图分类号:X913

文献标志码:A

DOI: 10.16265/j.cnki.issn1003-3033.2024.04.205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074302);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8212015)。

【摘要】 为加强理解风险动物园在风险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挖掘其实践和应用价值,基于文化认同理论探索风险动物园的文化认同机制与实践路径。风险动物园作为风险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其文化认同路径同样遵循风险文化认同体系框架,从个体与群体2个方面介绍风险动物园文化认同体系。结果表明:个体认同沿着价值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的路径而递进式展开;群体认同沿着风险理念→风险沟通→风险参与的路径层进式展开。文化认同是开展风险动物园实践应用的基础,风险动物园实践应用框架应按照文化认同体系展开,通过打造线上与线下结合、专业性与传播性并重的科普推广平台,积极引导个体塑造健康的风险意识,引领群体营造良好的风险文化。

【关键词】 风险动物园; 文化认同; 风险隐喻理论; 风险意识; 风险文化

Risk zoo (V):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ory of risk metaphors based on cultural identity

TONG Ruipeng, HU Xiangyang, YIN Xuechen, YANG Angbin

(Schoo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isk zoo to risk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 its practical and applied value,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risk zoo were explored based on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isk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path of risk zoo also follows the framework of risk culture identity system. The cultural identity system of the risk zoo was presented from two aspects: individual and gro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 identity develops progressively along the path of value identity→emotional identity→behavioral identity, and group identity develops progressively along the path of risk concept→risk communication→risk participation.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risk zoo,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the risk zoo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ltural identity system. It can actively guide individuals to build a healthy risk awareness and lead groups to create a good risk culture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latform that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and places equal emphasis on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Keywords: risk zoo;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of risk metaphors; risk awareness; risk culture

0 引言

风险动物园作为公共安全风险知识科普与传播的有效媒介,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亦成为风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动物园是借助动物意象将公共安全风险科普知识传输给公众,驱使科普受众对风险动物园价值观念的文化认同,其实践和应用价值在于增强人们对风险文化的认同感,激发并强化人们的风险意愿、责任、意识与态度等。风险动物园的实践应用过程是对风险隐喻理论的涵化过程和外显过程的统一,目的是激发个体或群体的风险文化自觉,进而全面提升公众风险素养,实现从无知到有知、从被动到主动、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变。

风险动物园在风险管理实践中表现为:人们在风险沟通中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对群体间共同风险文化的确认。文化认同的过程可划分为文化内化和文化外化2个阶段,文化内化与外化是循环递进的关系,其中,文化内化是外化的基础,文化外化是内化的外显^[1]。风险动物园的文化外化过程就是将风险隐喻知识转化为外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个体将内在的风险价值观念转化为个体在实践中具体的意识、行为与规范,并在实践中孕育新的风险文化形态。

鉴于此,笔者拟进一步挖掘探索风险动物园的实践和应用价值,基于文化认同理论,从公众对风险隐喻文化内化和文化外化过程展开阐述,剖析风险动物园推动安全文化建设的动机,以期丰富风险管理实践和加强风险文化建设。

1 动物意象与风险文化

风险文化的概念最初起源于西方,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1983年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为梳理和拓展风险文化的理念提供了工具^[2]。在自反性社会学背景下,拉什在道格拉斯的基础上整合与拓展风险文化理论,使其发展形成一种新的风险认知理论。风险文化理论学派主张风险是被主观“建构”的,正如道格拉斯所认为那样,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和加剧,只是被察觉和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或加剧了^[3]。风险动物园遵循风险文化的理念框架,将风险看作是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文化相互

建构的结果,对于风险的判断是一种以感觉、直觉等为基础的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反思性判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或同一群体中的不同个体对风险的判断存在偏见和差异。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得到来自动物的支持,动物崇拜在风险隐喻中的体现,反映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恐惧心理以及在神秘感支配下所产生的对动物的幻觉^[4]。动物崇拜在中国古代艺术上也有所体现,如画像石刻艺术中常见各种动物意象,如鹿、羊、鱼、龙、凤、朱雀、玄武等,除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外,还存在艺术家们创造的动物意象,用来祈求祛灾镶祸,辟除不祥。此外,在澳大利亚704种图腾文化中,就有648种动物图腾,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抵御各种自然灾害,逐渐发现周围环境常见的动物能够与自然现象灾害抗衡,带着尊重的心态,不知不觉神化了这些动物,把它们奉为图腾信仰。动物意象不仅包含对个体的象征意义和内在情绪,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达出来,如借助邪恶性质的动物意象释放不满情绪。

风险动物园借助动物意象来认识、感知和理解风险,揭示风险事件特征属性、演化机制、管理态度等,除考虑风险事件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外,还传达对风险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表达等。风险隐喻理论基于动物意象,通过使用共同的文化符号和相同的文化理念沟通风险,以达到在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上的统一,体现群体在风险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取向的共识。因此,风险动物园作为一种特殊的风险文化载体,其实践应用的实质是一种文化共识,是人们对风险文化的一种相互承认,是对风险理念的“重叠共识”,是在风险识别、风险应对和风险管理上体现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的共识,即群体中的个体在价值观、态度、行为准则等方面具有共同的核心要点。

2 风险隐喻认同机制

风险动物园作为风险文化建设与传播的重要载体,蕴含丰富的文化意涵是基于人文审视和社会文化因素对各种动物意象内涵的制约。探究风险动物园的认同机制,是实现风险动物园实践应用的前提条件,其认同路径分为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认同维度见表1。

表 1 风险动物园认同维度

Tab. 1 Identity dimensions of the risk zoo

维度	解释
个体认同	价值认同 社会成员对风险隐喻价值的内在认可或共识,形成自身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
	情感认同 社会成员对隐喻风险的动物意象的认知、体验、态度或反映的共鸣
	行为认同 行为认同是价值认同的外显,社会成员对风险隐喻价值观念的接受和践行
群体认同	风险理念 组织群体在面对风险时共同的信念、态度、选择,组织共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意识
	风险沟通 组织群体之间交换风险隐喻信息、意见及相应反应的相互作用过程 ^[5]
	风险参与 组织中风险利益相关者参与风险分析与协商,通过交流和集体考虑来治理风险 ^[6]

2.1 个体认同

风险动物园实践目的是引导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日常行为,形成以文化认同为核心构成的个体心理与思想体系。个体对风险动物园的文化认同应沿着“价值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的路径而递进式展开,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理念到行为的实践过程。

2.1.1 价值认同

风险动物园从文化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与风险分析和风险处理有关的活动进行更多的说明,包括如何考量风险的严重性和可接受性,以及如何做出判断、抉择都会受到自身知识、感觉、价值观的影响。个体对风险的反应往往受文化信仰或文化形式的影响,个体通过风险沟通与交流在思想倾向上形成对风险动物园价值的认可和共识,并表现为风险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这些价值观决定了个体对风险的态度。由于群体中个体风险价值观念差异化明显,缺乏一种普遍的、能够被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基础,个体的风险伦理和价值取向始终处于应对风险中的变幻状态^[8]。风险价值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缺乏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仰。

风险动物园的本意并不强调风险特征本身,而是在于个体如何认知和强化风险意识与观念。风险意识是由相对处于社会中心边缘的社会群体引入的,个体受到特定文化观念的熏陶促进风险意识的形成与发展^[8]。风险动物园的提出恰好提供了一种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风险价值观体系,个体对

风险动物园的价值认同不仅取决于一些背景因素,如先天个性、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标准,还包括社会体系制度的影响。因此,风险动物园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特殊的意义、价值、目的等功能,为风险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提供象征意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2.1.2 情感认同

灾害风险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史,人们对灾害风险的情感态度经历了从远古时期的惶恐、逃避,到上古时期的面对、习惯、共存亡,再到中古及近代的救治、抵御、求生,最后到现代预防手段及能力提升的变化历程。人们对风险意象的情感认同基于人们的主观体验、态度或反映,是个体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即个体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主体的需要而产生的某种态度和体验^[7]。借助动物意象表达人们对灾害风险态度的隐喻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山海经》中以多样化的怪异神兽形象表达先民对灾害的精神寄托,借助先民生活所见动物经过夸张、联想等手法创造出不同异兽、神怪意象,从不同角度反映古人面对洪涝、瘟疫、火灾等自然灾害风险的敬畏和无知。

动物意象隐喻反映了不同地理和人文环境条件下人们对灾害风险的记忆、传统习俗、观念、社会心理等,其情感体现就在对现实所具有的启迪作用。动物意象除了具有普遍象征意义外还都具有个体独特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动物意象与人类的潜意识更为接近,具有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集合,是人类潜意识中出现的常见东西。个体对风险的感知受到自身固有文化背景的影响,并形成同质化的风险感知倾向。风险感知的倾向会影响个体在风险情境下的行为,进而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风险动物园不仅关注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行为偏好等主观因素,还考虑风险社会中群体的观点、动机与行为,弥补传统现实主义风险在建构视角中的不足。因此,基于情感认同是风险动物园提出的前提条件,情感认同模因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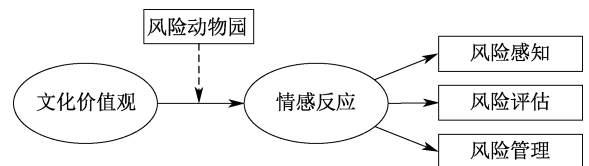


图 1 风险动物园情感认同模因

Fig. 1 Risk zoo emotional identity model

2.1.3 行为认同

风险动物园应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与行为规范。动物意象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个体的无意识之中,利用动物意象隐喻风险,传达个体对客观风险事件的主观态度和直觉判断,人类将感知风险的某些期望、想法、希望、恐惧和情绪通过动物意象与具有不确定后果的活动或事件联系起来,并应用于风险沟通与决策中。风险沟通与风险行为相伴而生,个体接受风险信息并参与风险沟通和传播,如果传达的风险信息科学准确,进而作出正确的行为决策,若个体接触与风险信息相悖时,会出现认知差距形成心理不适,导致不作为、缓作为、胡作为等现象,进而引发羊群效应、蛇咬效应、蝴蝶效应等,有悖风险传播规律和行为规范,造成风险失控^[9]。

风险传播的传统观点认为,风险感知是促发个体行为改变的重要动因,如保护动机理论、健康信念模型中认为,风险感知是引发人们实施健康行为的关键核心变量^[10]。风险动物园从侧面勾勒出个体的风险“人格画像”,揭示公众的风险感知状况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对风险事件的自愿性、严重性、迟滞性、可控性、新近性、潜在危害性、致命性、连带性等维度的感知程度。因此,在风险评估与风险沟通中,并不需要使用完全非理性的策略评估风险动物园所隐喻的风险信息,而是在多数时候遵循相对一致的模式创造风险的形象并评估它们,从而形成一套行为规范体系指导人们的行为决策。

2.2 群体认同

个体认同是群体认同的基础,群体认同是个体认同的发展趋势,但是群体认同并不是简单的个体认同叠加,群体认同相比个体认同最大的特点是认同的一致性。群体认同的过程沿着“风险理念→风险沟通→风险参与”的路径层进式展开。

2.2.1 风险理念

风险理念是群体在面对风险时共同的信念、态度、选择,反映群体共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意识。风险动物园同时具有文化和集体属性,依靠带有象征意义的共同情感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文化社群具有自发性联结、共享的情感与意义等特征,在风险情境下文化社群存在着应对现代性风险的可能。在方法论方面,风险隐喻理论主张群体应是风险识别和行为解释的主体对象,风险认知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反映的是集体所共享的文化、道德、习俗、价值观等。人们借助动物意象隐喻风险是人类社会长期与

风险共存的结果,即在风险识别和管控中形成的风险价值观念、风险管理理念、风险行为规范等,是风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险动物园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和改造风险的知识体系,风险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借助动物意象进入管理主体的生活领域,与风险管理主体发生联系,使其更清楚地认识和改造风险。事实上,组织风险理念的形成除了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外,还基于组织成员掌握的风险知识,科学的风险知识促进群体对风险的感知和认识能够更恰当、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风险,在此基础上作出更为明智的决策,最终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风险隐喻理论记载了人们的风险管理思想,使风险问题成为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方向,包括组织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价值观、风险偏好、系统化的风险方法和技术等。

2.2.2 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是向公众传达并相信经专家“科学鉴定”的风险,公众被动地学习、接受和被矫正所谓“正确的”风险知识。风险社会中,各类风险事件的涌现使人们不安全感明显增强,“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备受质疑,风险沟通在风险管理中就显得十分重要。科学有效的风险沟通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基于风险感知的平等对话与合作^[11],风险沟通的障碍在于专家与公众的认知差异。公众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常常不能理性地对待风险,或不能准确地知觉和评价风险信息,在风险认知中表现出过度反应或其他非理性的态度和行为。风险动物园提供专家与公众风险沟通的“桥梁”,将专家的科学知识与公众的本土化经验有效结合起来,作用于风险管理决策,克服传统风险沟通中公信力、信任危机、心理危机等因素的干扰,影响因素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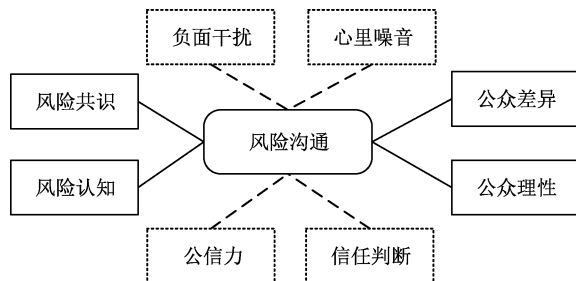


图2 风险沟通影响因素

Fig. 2 Risk communication impact factors

风险动物园将情感、信念、价值观、习惯、经验等纳入风险研究范畴中,认为个体感知风险时运用的启发式策略是源于其所处群体或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而非个人特质^[12]。风险动物园为公众客观解读风险事件,了解事件本质,对风险事件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风险隐喻理论考虑到专家与公众在风险沟通中的角色、利益、知识背景等差异所造成风险概念理解上的偏差,为风险沟通双方搭建了探讨问题或双方理解问题的统一标准,能够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对待特定的风险问题上,专家与公众的认知差异中所隐含的意义,有效促进风险管理机构的风险沟通。

2.2.3 风险参与

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要求公众拓展风险参与形式并加深参与程度,以重建对风险管理的信心。风险管理的客体不仅包括物,也包括人,风险参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利益相关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诉求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理性行为,参与意愿反映利益相关者的态度。风险动物园提供一种积极开放的思维,符合群体的利益判断与风险偏好,个体和组织应当去遵循这一体系框架。风险参与协商过程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在风险治理中纳入系统的、可重复的知识。公众参与科学的限度,应该由非科学家贡献的“专业知识”程度来决定,这些知识可补充或加强技术层面上的核心科学知识,风险参与模式如图3所示。

本目的是带动公众参与风险治理,强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培育社会风险文化。

3 风险隐喻理论实践路径

风险科普是风险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风险动物园的意义和贡献在于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公众传播风险知识,强化风险意识、改善行为规范,提升公众风险素养。深入探索风险动物园蕴含的科学知识,挖掘传播途径和作用对象,充分发挥其科普价值。

3.1 知识分类

风险动物园通过汲取“作为科学的知识”与“作为经验的知识”来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风险态度、风险接纳等。风险动物园将客观准确性视为知识的本质特征,颠覆了“专家有知-公众无知”的二元分析框架,提供风险知识更为一般性的解读,将地方性、情境性、索引性和相对性视为知识的本质,更强调地方性知识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肯定了公众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或民间智慧的价值。已有的研究充分证明了风险感知受到地方性知识的影响^[13],无论是偏见同化、直觉捷思、情感诱发、认知惰性,还是价值信仰、信任格局、生活习惯、传播路径等,从广义上讲都是地方性知识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风险知识可分为科学知识与经验知识2种,其中,科学知识是指专业性的、客观可靠的系统性知识,经验知识则是属于地方的、情境的、默会的经验性知识。风险动物园作为科普性知识,集合了风险科学知识 with 经验知识,不仅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客观准确性,同时又满足被公众理解和接受的需求。科普通常被视为是将科学知识传输给公众,从而使得公众从无知变有知的工作,所以科普性知识通常被视为“科学知识”的复制品^[14]。事实上,科普性知识从来都是需要站在公众和非专业人士的立场上,根据特定目的和要求,合理编排组织相应科学知识,以回应某些社会关切的知识。科普性知识往往具有针对性,其主要功能在于“周知服务”,其目标指向于公众素质能力的提升,更贴近现实生活与公共需求。

风险动物园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于其以新奇独特的视角向人们阐释风险的存在特征和感知方式,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风险动物园作为风险科普性知识,为风险科学性知识和社会性知识的融合创造了便利条件,创造更易于群众接受的知识体系。风险隐喻把原本抽象的风险知识变得更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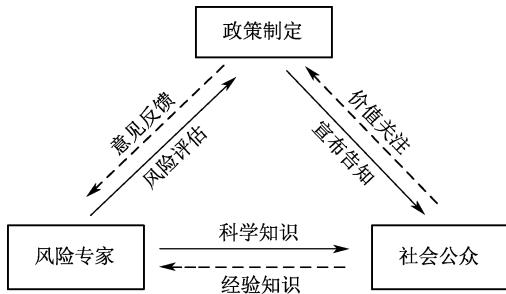


图3 风险参与模式

Fig. 3 Risk participation model

风险传播不仅要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客观准确性,还要综合考虑传播交流的畅通性,契合公众参与的需求,使其能够被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这也要求那些地方性、经验性、直觉性的知识也应受到科学家与专家的尊重。风险动物园正是将科学性知识与社会性知识有机结合,满足公众风险参与的需求,风险动物园关注更多的是考虑科学以外的社会知识,如本土化知识,包括群体的文化信仰、情感体验、地域特征等。群体基于自身经验与文化背景参与风险管理,风险决策不仅基于技术专长,而且通过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参与获得进一步完善。风险动物园的根

具象化和生动化,形成的风险知识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化元素,通过不同的动物意象向人们展现风险事件的类型和特征,让人们更愿意接受风险、了解风险。风险隐喻的生成是不断更新和扩展的,随着人们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风险动物园的组成不断丰富,形成的知识体系也会不断完善。

3.2 传播途径

基于公众风险认知水平的深度研析,打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专业性与传播性并重的风险动物园科普体系。探索不同的宣传渠道,让风险动物园理念融入公众日常的生产生活,不应仅限于传统的通识教育,还应包括趣味性强的微视频、主题漫画、动画等传播形式。构建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科普体验场馆,如在数字科技馆、文化博物馆、教育基地、灾害事故遗址等场所设施设立风险动物园互动专区,把风险动物园纳入常态展教内容。另外,通过与地方动物园建立联系,在各类动物名片旁设置相应的风险隐喻标签,将风险隐喻动物意象以立体化或图像化的形式传递给社会大众。

此外,还可构建集知识讲解、虚拟体验、视频动画播放、数据统计与展示功能于一体的虚拟数字风险动物园。基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风险动物园数字化虚拟展示平台,融合文学、艺术、设计等领域,创新呈现形式和互动环节,使风险隐喻知识更加直观、形象,以增强趣味性来提高人们的参与度和吸引力。人们以实践、观察和思考等方式探索科学问题,以主动学习的方式获得知识和技能。风险动物园体验馆的建设与运营需要协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齐发力。

3.3 科普对象

风险科普是提升社会全员风险意识、风险素质的有效途径,并发挥着行为引领、规范和预防的作用。以风险动物园为载体开展科普活动,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风险知识,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伦理道德、提升风险参与意愿、加强风险理念认同、丰富风险感知方式,进而提升社会公众风险素养,营造健康的风险文化氛围。推动风险动物园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是强化社会风险治理和提升社会整体安全水平的有效措施。风险动物园通过科普媒介传播至个人,个人通过风险沟通与决策,将个人风险知识、态度和行为辐射到所处的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学校、家庭、社区、企业等群体,风险动

物园“空竹”模型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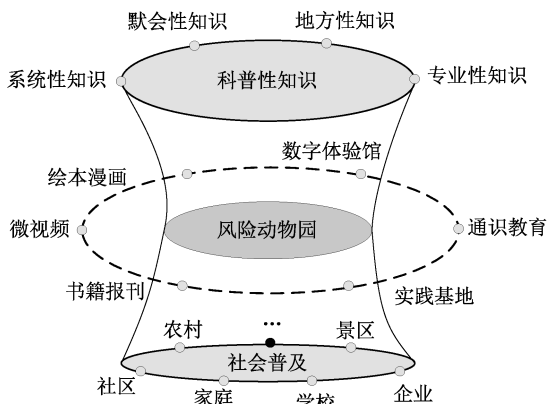


图4 风险动物园“空竹”模型

Fig. 4 Risk zoo “diabolo” model

学校可借助“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开展校园风险科普教育。科普课程内容设计应通过详实的案例(寓言故事、历史典故、经典事件等)向学生们展示风险动物园蕴含的风险事件、风险偏好、风险演化等知识内容,使风险知识具有可读性、通俗性、趣味性。线上课堂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通过网络自学、案例剖析、选修课等自主学习。线下课堂通过“疯狂动物城”“逛三园”剧情、游戏等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把风险知识传递给学生,寓教于乐。企业结合行业特征,将风险知识纳入职业安全培训,开展互动体验、知识竞赛、展览展示等接地气、聚人气的群众性活动。广大农村和社区利用居民活动中心、乡村服务站、老年大学、福利院等机构的社会服务,建立风险动物园主题公园等,设置灾害风险常识和风险动物园卡通形象,增加风险动物园的宣传覆盖面。

4 未来启示

“乌卡时代”与风险社会正深刻影响着社会变革与公共管理实践,成为社会发展的标识。个体或群体生活被显性或隐性风险所包围着,风险科普显然已成为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风险隐喻理论作为风险科普理论的重要组成,对风险科普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风险隐喻理论研究还未形成科学成熟的系统,相比传统意义上的风险科普教育,风险动物园作为“价值性教育”,其目的是借助动物意象向人们普及和传播风险知识,培养社会公众风险意识、风险思维和风险应对能力。

风险隐喻理论的研究需要拓宽视角来指导下或未来风险科普实践,深入解析风险隐喻知识映射机制,从风险隐喻层面洞察社会风险,促进风险隐喻

理论的系统化、成熟化。风险动物园的科普价值体现更多的是风险意识的培育,有效避免风险认识的盲目性,提升风险参与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形成风险应对理性自我思维的认知,与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因此,研究风险隐喻理论要结合跨学科研究意识与交叉思维方式,从社会学、现象学、教育学等视角关注风险隐喻理论与实践。

风险科普教育活动的实施不仅是社区、学校所关注的内容,更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政府层面的支持^[15]。政府应做好风险科普顶层设计,以树立风险意识为抓手,开展全社会风险科普实践活动为重点,以营造社会风险文化氛围为着力点,建立健全风险科普教育管理制度。社会力量需要为传播风险动物园理念提供智力、财力与人力支持,社会组织可定期开展风险动物园知识的宣讲交流,借助风险动物园这样通俗化、大众化及公众乐于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更好地普及风险知识与技能、倡导科学风险管理

方法、传播风险预防思想、弘扬风险文化与树立风险伦理道德,鼓舞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风险科普交流活动,真正做到“深入人心”。

5 结 论

1) 风险动物园的实践应用是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风险文化的特殊存在,其实践思路应遵循风险文化认同的框架,具体应用逻辑是风险文化认同的过程,目的是达成一种风险文化共识。

2) 风险动物园认同的路径分为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2个方面。个体认同遵循“价值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的实践路径,群体认同遵循“风险理念→风险沟通→风险参与”的路径。

3) 风险动物园作为风险科普的重要媒介,呈现模式分为虚拟和现实平台,向公众传播输送风险知识,提升公众风险素养,改善其行为规范,具有重要的科普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佐斌,温芳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32(2):175-187.
ZUO Bin WEN Fangfang. Cultur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32(2):175-187.
- [2] BOZEMAN B, KINGSLEY G. Risk culture in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8, 52(2):109-118.
- [3] AVEN T, YLÖNEN M. How the risk science can help us establish a good safety culture[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21, 24(11): 1 349-1 367.
- [4] 刘召峰. Fetischismus 及相关词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话语变迁[J]. 现代哲学, 2017(1): 9-16.
- [5] GESSER-EDELSBURG A. How to make health and risk communication on social media more "social" during COVID-19[J]. 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 2021, 2021(14): 3 523-3 540.
- [6] LEY S. High-risk participation: demanding peace and justice amid criminal violence[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22, 59(6): 794-809.
- [7] 王洪,岳童,符明秋.从情感认同到自我认同:价值观认同的内隐实验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21(5):64-73.
WANG Hong, YUE Tong, FU Mingqiu. From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to self identification: an implicit experimental study of value identification [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2021(5):64-73.
- [8] WEBER E U. Risk attitude and preference[J].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2010, 1(1): 79-88.
- [9] 靖鸣.风险感知与行为阈限:传播风险特征、成因及防范策略[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3):96-104.
JING Ming.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thresholds: features, cause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of dissemination risk[J].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3, 60(3): 96-104.
- [10] 叶贵,越宏哲,杨晶晶,等.建筑工人认知水平对不安全行为影响仿真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9,29(9):36-42.
YE Gui, YUE Hongzhe, YANG Jingjing, et al. Simulation study on influences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bounded rational cognition on unsafe behaviors[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 2019, 29(9): 36-42.
- [11] IRWIN A. Risk, science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ird-order thinking about scientific culture.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213-226.
- [12] 方曼.风险感知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进展与范式变迁:基于心理学视域的解读[J].国外理论动态,2017(6):117-127.
- [13] FANG Xiang. Local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risk from civil nuclear power in the Chinese context [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4, 23(3): 283-298.
- [14] REN Fujun. A brief review of the four-decade evolu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J]. Cultures of Science, 2019, 2(3): 183-192.
- [15] 肖祥,郭云瑶.风险教育:目的、向度与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3):42-52.
XIAO Xiang, GUO Yunyao. Risk education: purpose, orientation and path [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48(3): 42-52.

作者简介: 佟瑞鹏 (1977—),男,黑龙江穆棱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行为安全管理、职业心理健康、环境风险评估等方面的研究。E-mail: tongrp@cumb.edu.cn。